

# 血腥的盛唐

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主角们，为您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最璀璨也最黑暗、最血腥的朝代

一部289年的唐史，就是一部中国5000年历史的缩影。

# 6

## 藩镇割据 隐患爆发



王觉仁 著

凤凰出版社



读客

新·中国：1949-2009

# 血腥的盛唐

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主角们，为您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最璀璨也最黑暗、最血腥的朝代

一部289年的唐史，就是一部中国5000年历史的缩影。

## 6

藩镇割据  
隐患爆发



王觉仁 著

凤凰出版社

ISBN 7-305-05000-0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血腥的盛唐 . 6 / 王觉仁著 .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 2012.11

ISBN 978-7-5506-1627-1

I . ①血… II . ①王… III .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  
读物 IV . 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2 ) 第 252597 号

---

- 书 名 血腥的盛唐 . 6  
著 者 王觉仁  
责任编辑 陈欣  
特约编辑 唐正申 赵晨凤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李村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8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627-1  
定 价 2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第一章 联合回纥，克服两京 /1

- 太原保卫战
- 长安光复，李泌归山
- 唐室再造：渐渐消逝的狼烟
- 雍丘之战：可怕的张巡
- 死守睢阳
- 战火中的人间地狱

## 第二章 藩镇大裂变 /38

- 史思明复叛
- 邺城之战
- 李光弼的手段
-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 鏖战河阳
- 江淮之乱：不再安宁的后院
- 又一幕弑父篡位的闹剧

## 第三章 太上皇李隆基、肃宗李亨驾崩 /79

- 李隆基的最后岁月
- 失乐园：“逼迁上皇”事件
- 李辅国的欲望
- 代宗登基

## 第四章 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异族入侵 /103

- 趁火打劫的回纥人
- 树倒猢猻散：史朝义的末日
- 仆固怀恩：一颗潜在的叛乱种子
- 吐蕃入长安
- 烽火再燃：仆固怀恩之乱
- 力挽狂澜：郭子仪单骑盟回纥

## 第五章 一团乱麻的帝国 /144

- 安宁的代价：“蜀中之乱”始末
- 三角政治
- 破局：鱼朝恩之死
- 元载：弄权者的下场
- 田承嗣之乱
- 谁笑到了最后？

## 第六章 德宗李适初政 /177

- 礼法之争的背后
- 李适：闪亮登场的新帝
- 两税法：危机与拯救
- 一个宰相的快意思仇
- 杨炎之死

## 第七章 诸藩自立为王 /206

- 向藩镇开刀
- 梦想很坚挺，现实很疲软
- 李希烈之乱
- 泾师之变：从天而降的劫难
- 奉天保卫战

## 第八章 濒临破产的大唐朝廷 /237

- 罪己诏：灵魂深处闹革命
- 困穷匕见：李怀光叛乱
- 造反也是个技术活
- 王者归来
- 三朝帝师李泌
- 德宗勒紧了裤腰带
- 胜利：一种“否极泰来”的假象

## 第九章 四落四起，一代良相李泌 /285

- 战争与和平
- 一石三鸟：危险的“平凉会盟”
- 李泌：一身系天下安危
- 围堵吐蕃的战略

# 第一章

## 联合回纥，克服两京



### 太原保卫战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唐肃宗李亨将临时朝廷迁到凤翔，正式打响了收复长安的帝国反击战。

二月十一日深夜，郭子仪率部进抵河东城下。

此时，驻守该城的是燕军骁将崔乾祐。他做梦也没想到唐军会这么快摸到他的眼皮底下。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郭子仪早就在河东城区中找好了内应。

唐军内应名叫韩旻，时任燕朝的河东司户。他一见唐军兵至，立刻率众击杀了守卫城门的一千名燕军，并打开城门迎接唐军。崔乾祐猝然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组织防御，只好从北门翻城而逃。随后，崔乾祐逃进了驻扎在城北的燕军大营，即刻组织兵力对唐军发起反扑。郭子仪率部迎战，大败燕军，斩首四千级，俘虏五千人。崔乾祐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兵逃奔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

安邑没有驻军，当地百姓见燕军败逃至此，便打开城门接纳他们。

正当崔乾祐庆幸自己命不该绝时，城门突然关闭，燕军顿时被截为两段，已进入城门的燕军全部被百姓活活打死。

崔乾祐走在队伍后面，尚未进城，侥幸又逃过一劫。他带着剩下的数百残兵拼命逃窜，最后从白径岭（今运城市西南）方向渡过黄河，一

口气逃回了洛阳。

肃宗抵达凤翔十日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的兵马也先后抵达。与此同时，江淮的钱粮、物资也陆续运抵。长安士民听说肃宗驻蹕凤翔，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投奔。

一时间，肃宗朝廷群情振奋。

李泌乘势向肃宗重申了他此前提出的战略，要求集结重兵，直捣燕军老巢范阳。

然而，李泌的提议却遭到了肃宗的否决。

肃宗说：“如今各路大军云集，钱粮物资也都有了，应该趁士气高涨之际克复两京，岂能长途跋涉数千里去取范阳，这不是绕远了吗？”

李泌一怔。他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肃宗听到这项战略时，还连连称善，为何现在又出尔反尔了呢？

李泌坚持说：“以现在的兵力，克复两京自然没有问题。可这么做的话，叛军势力迟早会转弱为强，我们也会再次陷入困境。总之，此非长治久安之策。”

肃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凭什么这么说？”

李泌说：“我军现在主要依靠的是西北边塞与诸胡之兵，他们生性耐寒而畏暑，若趁他们士气正盛时攻击叛军，固然可以战胜。但是，眼下时节已近暮春，克复两京后，气候也已转热，我军中的西北将士必定难以适应，到时候归心一动，恐怕难以挽留。而叛军逃回范阳之后，必然会厉兵秣马，等到我西北军撤离中原，他们必将卷土重来，如此，这场战争便永无休止了。臣认为，应把兵力投入燕赵的寒冷之地，扫荡叛军巢穴，令其无路可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祸乱。”

肃宗闭目不语。良久，他才缓缓地睁开眼睛，说：“朕急于迎回太上皇，所以不能听从你的策略。”

李泌闻言，只好在心里一声叹息。

这是深谋远虑的一声叹息，也是历史性的一声叹息。

不久之后，虽然两京顺利光复，但是终肃宗一朝，唐军一直未能克复河北诸镇，甚至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里，终有唐一代，河北诸镇始终强藩割据，长期脱离中央，几成化外之邦……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皆肇始于河北诸镇的首开叛乱与长期割据，也与肃宗李亨拒绝采纳李泌

之策不无相关。

纵然李泌之策睿智且富于远见，但天子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更改。

数日后，肃宗命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率部进驻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兵马使郭英义进驻武功东郊，白水军使王难得进驻西郊，随时准备对长安发起进攻。

二月十九日，驻守长安的燕将安守忠主动出击。郭英义率先迎战，结果在激战中被一箭射穿脸颊，兵败而逃。王难得眼见郭英义败退，不敢发兵救援，即刻率部西逃。王思礼见左右翼皆走，只好退守扶风。安守忠乘胜西进，兵锋直抵太和关（今陕西岐山县北）。此地距凤翔仅五十里。肃宗朝廷闻报，大为震恐，即日宣布全城戒严。

就在关中唐军初战失利、肃宗朝廷人心惶惶的时候，一则捷报从太原传到了凤翔，顿时让肃宗李亨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自从扫平河北后，史思明的目光就死死地盯住了太原。

他之所以盯住太原，其因有三：首先，这里的守将是李光弼，是史思明最恐惧也最憎恨的天敌，所以他无时无刻不想消灭李光弼；其次，河北燕军连战连捷、士气正盛，如果能一举拿下太原，就能长驱直入朔方、河陇，与关东燕军遥相呼应，对肃宗朝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史思明得到情报，说李光弼麾下的精兵都留在朔方，他带到太原的士兵不满万人，而且大都是团练和义勇，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如此天赐良机，史思明岂能错过？

至德二载正月，史思明自博陵出兵，蔡希德自太行出兵，高秀岩自大同出兵，牛廷介自范阳出兵，共计十万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朝太原猛扑了过去。

战报传来，太原诸将大惊失色，纷纷提议将城墙加高加厚，以此抵御史思明的十万大军。李光弼却摆了摆手，说：“太原城的周长足足四十里，叛军转眼即到，我们现在筑墙不但来不及，而且还没和敌人交手，就会先把自己累个半死。”

随后，李光弼率领部众和百姓在城墙四周深挖壕沟，同时又命人制造了数十万个土砖。没有人知道这些土砖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燕军开始四面围攻、城墙屡屡坍塌之时，众人才发现这些土砖



的妙用——燕军每攻破一处，李光弼就命人用土砖把缺口堵上，令燕军无计可施。

为了加大攻城力度，史思明派了三千人回河北搬运攻城器械。当这支运输队带着器械行至广阳（今山西平定县）时，用兵如神的李光弼早就在此设置了一支伏兵。结果，三千燕军被悉数歼灭，所有攻城器械也都被付之一炬。

史思明的十万大军围着太原日夜猛攻，一直打了一个多月，可太原城却依旧岿然不动。

这实在大大出乎史思明的预料。

根据战前得到的情报，太原守军不但人少，而且没什么战斗力，史思明本以为一战便可拿下太原，没想到啃了四十多天硬是啃不下来。

随后，史思明亲自挑选了一批精锐，组成了一支游骑兵，叮嘱他们说：“我军主力攻北门，你们就去南门；攻东门，你们就去西门。一旦发现薄弱环节，马上给我攻进去。”

可是，史思明的如意算盘很快又落空了。因为李光弼的军令异常严明，不管有没有敌人来进攻，也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每个守城士兵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每一段城墙上都布满岗哨，巡逻队也是到处巡逻，所以史思明的游骑兵根本无机可乘。

史思明无计可施，只好一边继续强攻，一边派人天天到城下叫骂，企图激怒李光弼，逼他出城决战。然而，让史思明十分纳闷的是，他派去打口水仗的那些士兵不但没把李光弼引出来，反而一个个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史思明带着满腹困惑亲自到第一线去查看，只见那些骂仗的士兵刚刚还仰着脖子破口大骂，可眨眼间身子一陷，整个人就掉进土里去了。

史思明恍然大悟。

原来李光弼在跟老子玩地道战！

是的，李光弼就是在打地道战。

早在燕军刚刚围城之时，李光弼就在军中重金悬赏有特殊技能的人，只要一技之长，而且对守城有帮助，李光弼立刻予以重用。后来有三个人自告奋勇，说他们会挖地道。李光弼如获至宝，马上命令他们开挖，从城内一直挖到了城墙外。每当燕军士兵前来叫骂，躲藏在地道

中的唐兵就突然掀开覆盖物，把敌兵一下拽进了地道。

来一个，拽一个；来两个，拽一双！让燕军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后来，燕军士兵攻城的时候，眼睛都不敢朝上看，而是死死盯着自己的脚下，生怕一不留神又做了“土行孙”。随着地道越挖越多，燕军的云梯也都靠不上城墙，因为一接近，地面随即塌陷，云梯上的人也顷刻间全被活埋。

除了地道，李光弼还让人制作了大型的投石机，每一颗巨石抛出去都可以砸死二三十人，让燕军吃尽了苦头。

最后，史思明只好命大军退后，直退到投石机的射程之外，才敢安营扎寨。

燕军虽然减缓了攻城力度，后撤了一段距离，但仍然四面环绕，把太原围得密不透风，显然是想把唐军困住，一直困到粮草耗尽的那天。

让史思明喜出望外的是，没过几天，李光弼果然就撑不住了，派人出城请降，并约定了日期出城缴械。

约定的日子一到，唐军果然大开城门，列队进入燕军营寨，乖乖地缴械投降。燕军士兵都兴高采烈地跑来围观。正当他们看得目不转睛的时候，营地中间轰然发出一声巨响，大片土地塌陷，当场就有一千多名燕军官兵被活埋。

史思明登时傻眼。

原来李光弼已经把地道挖到了他的大营下面。

顷刻间，燕军营寨大乱，李光弼乘势出击，斩杀并俘虏了一万多名燕军。

史思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光弼会以诈降的方式主动出击。

他此时的心情就跟当初在河北屡战屡败的时候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他现在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既生明，何生弼？

是安庆绪的一纸诏令把史思明从痛彻骨髓的羞愤中拯救了出来。

这一年二月初，燕朝新皇帝安庆绪的诏书送抵太原，命史思明率部回镇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围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史思明才知道安禄山死了。

作为一个和安禄山从小玩到大的好友，安胖子之死固然令史思明生出了些许伤感；然而，作为一个拥兵一方的大将，安禄山的暴毙却让史

思明的内心忽然生出了某种蠢蠢欲动的东西。

说白了，那就是野心——就是图谋天下、位居九五的野心！

在史思明眼里，那个庸懦无能的安庆绪根本不配做大燕朝的皇帝！

史思明回到范阳不久，安庆绪为了笼络父亲最得力的这个旧部，连忙下诏任命他为范阳节度使，封妫川王。

然而，史思明并不买安庆绪的账。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范阳的主人，就算没有安庆绪的任命状，他也是当之无愧的主人！而且，他手中又握有燕军最精锐的铁骑，他凭什么要遵奉安庆绪的号令呢？更何况，自从安禄山起兵后，从长安、洛阳两京掳掠的所有财富全都运回了范阳，此刻的史思明俨然坐在了一座金山上，俨然成了天下最富有的军阀，他为什么不能藐视安庆绪呢？

“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不能制。”（《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安禄山之死，无疑为刚刚建立的燕朝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即便安庆绪凭借“父死子继”的规则继承了大位，可这并不等于他就能拥有号令百官的大权。换句话说，纯粹依靠权谋和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不可能依赖“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完成权力更迭的。决定其权力归属的最终方式，仍然只能是权谋和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燕朝皇帝的大位注定是史思明的。

安庆绪的败亡，只是或迟或早的事而已。

史思明撤回范阳后，留在太原的蔡希德等人就更不是李光弼的对手了。这一年二月下旬，燕军因久攻太原不下，锐气尽丧，军心动摇。李光弼瞅准时机，亲率敢死队出城攻击，大破燕军，“斩首七万余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捷。

显而易见，李光弼这则“斩首七万余级”的捷报是掺了不少水分的。但不可否认，当这则捷报送到凤翔的时候，却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因为，在肃宗决意大举反攻长安的前夕，且在唐军初战失利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则捷报更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了。

只要能达到振奋人心的目的，捷报掺水又何妨呢？

就算李光弼不掺，肃宗李亨也会掺。



## 长安光复，李泌归山

为了斩断长安与洛阳的联系，对长安形成合围之势，郭子仪决定先行克复潼关。

至德二载二月下旬，他派遣其子郭旰、兵马使仆固怀恩、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率部从河东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守关燕军抵挡不住，扔下五百多具尸首仓皇退却。

安庆绪闻报，急命安守忠火速援救潼关。

燕军的反扑非常有力。结果唐军战败，一万多人阵亡，李韶光和王祚战死，郭旰和仆固怀恩渡过渭水，退守河东。三月下旬，安守忠趁胜进击河东。郭子仪亲自指挥战斗，击退了安守忠，斩获首级八千、俘虏五千。

第一回合，双方互有胜负。

四月，求胜心切的肃宗李亨决定集中兵力，一举克复长安，遂擢升郭子仪为司空、兼天下兵马副元帅，命其移师风翔。四月底，郭子仪部与王思礼部在咸阳西南的西渭桥会合，而后进驻潏水（渭水支流）西岸。燕将安守忠、李归仁立刻率兵屯驻长安西郊的清渠。两军对峙七天七夜，唐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五月初六，安守忠佯装后撤，郭子仪命令全军出击。燕军以九千精锐骑兵组成长蛇阵，待唐军攻其腹部，首尾瞬间变成两翼，将唐军合围。此战唐军大败，伤亡惨重。将领韩液、监军宦官孙知古被俘。唐军抛弃所有军资器械，退回武功。肃宗的驻蹕之地凤翔不得不再度戒严。

第二回合，唐军惨败。

经此一役，郭子仪深感燕军的战斗力仍然十分强大，便劝肃宗再次向回纥求援，请他们发精兵相助。这一年九月，回纥的葛勒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将军帝德率四千余名精兵抵达凤翔。肃宗大喜过望，当即设宴犒劳，并赏赐大量财帛。广平王李俶还和叶护结成了兄弟。

至德二载九月十二日，肃宗发布了总攻的命令，由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西域、回纥等部共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浩浩荡荡向东挺进。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进抵长安西郊的香积寺，以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领前军，郭子仪领中军，关中节度使王思礼领后军。同日，燕将安守忠、李归仁也率十万大军在香积寺以北摆开了阵势。

这是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燕两军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这场战役将决定长安的命运，也将决定帝国的命运。

燕将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的前锋部队迎击，将其击退，旋即挺进燕军阵地。燕军全军出动，很快逼退了唐军，并直扑唐军的辎重部队。唐军阵脚大乱，纷纷向后溃退。前锋主将李嗣业对左右时：“今日若不以身挡贼，我们就全完了！”随即脱掉铠甲，赤裸上身，跃马横刀立于阵前，厉声命令士兵们不许撤退。可在燕军凌厉的攻势之下，士卒们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跑。李嗣业大怒，挥舞长刀左砍右劈，将那些逃兵连人带马砍得血肉横飞，一连砍翻了数十人，总算稳住了阵脚。

随后，李嗣业重新集合前军部众，命他们结成长刀阵，横向排开，如墙而进。而且，李嗣业还带着前军的所有将领冲在士卒前面，率先杀进了燕军军阵。

在主将身先士卒的激励之下，唐军士气大振，战场上的形势随之逆转，燕军开始节节后退。

在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中，不仅是李嗣业这种勇冠三军的猛将表现出了一贯的英勇，就连半年前在武功不战而逃的唐将王难得也拿出了难得的勇气。混战中，他为了救一个身陷重围的副将，被燕军一箭射中眉骨。王难得狠狠把箭拔掉，结果皮开肉绽，额头上的一块皮还垂下来遮住了眼睛。王难得大怒，干脆把皮也撕了，带着满脸鲜血，仍旧奋勇拼杀，一直往前突进。

两军开战前，安守忠知道自己的兵力比唐军少，便在战场东面埋伏了一支精锐，准备趁双方激战正酣时，再出其不意，绕到唐军背后突袭。唐军斥候侦察到了这支伏兵，立刻禀报中军主将郭子仪。郭子仪即命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带上一支回纥骑兵，直扑燕军埋伏之处，迅速将这支伏兵歼灭。

得知伏兵全军覆没的消息后，燕军士气顿时大挫。李嗣业乘势与回纥兵团一起迂回到敌军阵后，阻断了燕军的退路，与郭子仪的中军对燕军形成了前后夹击。

至此，燕军终于全线崩溃。

这一仗，从午时（中午十二时）一直打到了酉时（下午六点），燕军一共被斩首六万余级，跌入沟壑被压死和踩死的也不计其数；唐军大获全胜。

安守忠和李归仁带着残部逃回长安后，自知长安必失，于是当天夜里便与燕朝西京留守张通儒、京兆尹田乾真等人弃城而走，一口气逃到了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

至德二载九月二十八日，唐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城中，宣布了长安的光复。

自去年六月燕将孙孝哲入据长安，迄今共一年三个月。

广平王李俶带着大军进入长安时，受到了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他看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泪水，那是劫后余生、悲喜交加的泪水。

长安光复了，而兑现诺言的时刻也到了。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面对夹道欢迎的百姓，广平王李俶的脸上一直悬挂着一个和煦的笑容，可他心里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从李俶踏入长安的那一刻起，他心里就不停地响起父皇李亨向回纥郑重作出的这句承诺。

怎么办？要不要兑现诺言？

当初为了得到回纥之援，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许诺，可眼下，假如真的兑现承诺，长安百姓必然又要遭受一场可怕的浩劫。倘若如此，长安百姓还会拥戴父皇李亨吗？还会承认这个在灵武自行即位的新皇帝吗？如果夺回了京城，却失去了民心，那么李唐朝廷日后还能理直气壮地号令天下吗？

可是，倘若违背诺言，唐军在接下来的平叛战争中不但不能得到回纥援手，反而会因此结怨于回纥。眼下洛阳未克，伪燕朝未灭，岂能又在自己背后树立一个新的强敌？

最后，左右为难的李俶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虽然这个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让李俶暂时摆脱这种两难困境。

当回纥王子叶护面带微笑地来到李俶面前，婉转地要求他兑现承诺的时候，李俶立即翻身下马，向叶护纳头便拜，说：“现在刚刚克复西京，如果遽然劫掠金帛子女，恐怕东京洛阳的人心都会倒向叛军，并且

替叛军固守城池，使我们难以攻克。所以，我希望等到克复东京后，再向贵军兑现承诺。”

叶护一见广平王向他施以大礼，慌忙下马回拜，说：“愿从殿下之言。”

听说广平王帮长安化解了一场灾难，百姓们纷纷簇拥在李俶马前，频频拜谢说：“广平王真华、夷之主也！”（《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九月二十九日，克复长安的捷报传至凤翔，文武百官当即入朝恭贺，肃宗李亨激动得泪流满面，忍不住赞叹：“广平王的智勇，是朕所不能及的啊！”

当天，肃宗便遣使人蜀，上表奉迎太上皇李隆基回銮。

随后，肃宗召见李泌，说：“朕已经呈上一道奏表，请上皇东归长安，同时朕向上皇请求，一旦銮驾回京，朕就回东宫当太子，继续恪尽人子之责。”

李泌一听，忽然表情大变，急着问：“奏表还追得回来吗？”

肃宗一脸迷惑：“使者已经走远了。”

“上皇不会回来了。”李泌斩钉截铁地说。

肃宗大惊失色，忙问李泌何故。李泌答：“陛下建有大功，却不欲居皇位，上皇自然也不会回京坐皇位，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那该怎么办？”

李泌沉吟片刻，说：“由百官联名，再上一道奏表，详细陈述‘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克复长安’之种种情状，然后表示陛下深切思念上皇，渴望早晚在膝下问安，请上皇尽快回京，以成全陛下孝顺奉养之心，这就可以了。”

肃宗闻言，赶紧让李泌起草奏表，写完后拿来一看，不禁泪下，说：“朕原本怀着至诚之心，希望将大位还给上皇，现在听了先生之言，才知道这种想法很不妥当啊。”（《资治通鉴》卷二二〇：“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

很显然，李亨是在作秀。

所谓“愿归万机”、回东宫当太子云云，都不可能是真心话。

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乱世即位的中年皇帝，李亨的智商绝对不会低于常人。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第一道奏表是“很不妥当”的。可他

又故意要那么写，然后让李泌帮他出主意，最后又不厌其烦地再写一道奏表，目的就是为了向世人表现出他那“愿归万机”的“至诚”之心。换言之，李亨是希望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一个如此孝顺、如此谦恭、如此真诚的人，怎么可能从他父亲手中抢班夺权呢？

李亨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打扮得很傻很天真。

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在这个充满机心、诡诈和权谋的世界上，聪明外露的人八成是笨蛋，而善于装傻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智者。李亨虽然不一定称得上是智者，但他肯定不是连奏表都写不好、连太上皇都请不回来的笨蛋。

就在帮肃宗写完奏表的数日之后，李泌忽然向肃宗提出了辞职请求。他说：“臣已经报答了陛下的恩德，应该回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了。”

在李泌看来，长安既然已经光复，他出山的目的便达到了。更重要的是，辅佐肃宗的短短一年多来，李泌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把肃宗最宠幸的张良娣和李辅国往死里得罪了，如果不及时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他迟早会步建宁王李倓之后尘。

可是，肃宗却不想放李泌走。他说：“朕与先生共历忧患，如今正要同享安乐，为何这么快就要走呢？”

“臣有五条不可留的理由，愿陛下准许臣离开，让臣免于一死。”李泌的态度异常坚决。

“哪五条理由？”

“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李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在长安光复后的这几天里，肃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和信任，便天天拉着他一块饮酒，每晚还与他“同榻而寝”。天下有哪一个臣子，敢心安理得地享受这样的恩宠呢？如此绝无仅有的深宠，又岂能不让宫中的各色人等眼红？

别人暂且不说，就在几天前，负责掌管宫禁大权的宦官李辅国就假惺惺地要把宫中的符契锁钥交给李泌。当然，李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并极力向肃宗声明——只有李辅国才是执掌宫禁之权的不二人选。后来肃宗发话，李辅国才作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把那些东西收了回去。



李辅国此举醋意十足。李泌很清楚，无论外朝还是内廷，像李辅国这样对他又妒又恨的人绝不在少数。倘若不尽早脱身，日后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李泌列举的五条不可留的理由，肃宗无力反驳，只好悻悻地说：“朕困了，赶紧睡觉，此事改日再议。”

李泌却不依不饶：“陛下今日在臣的卧榻之上，尚且不同意臣的请求，何况来日在御案之前？陛下不让臣走，就是杀臣！”

肃宗摇头苦笑：“没想到卿会如此怀疑朕，像朕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杀害卿呢？莫非卿把朕当成了昏君？”

“正因陛下尚未杀臣，臣才能提出要求；倘若真到了那一天，臣还有什么话好说！再者，杀臣者并非陛下，而是臣方才列举的五条理由。一直以来，陛下待臣如此之厚，臣有些事情尚且不敢进谏，何况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开口了。”

肃宗一脸不悦，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卿是怪朕没有听从你的北伐之谋吧？”

“非也！”李泌鼓起勇气说，“臣所不敢言者，乃建宁王也。”

肃宗一怔，随即俯首长叹：“建宁，朕之爱子，自小英勇果敢，马嵬北上时建有大功，朕岂能不知！可正因为他自恃有功，遂被小人所教，欲加害其兄长，图谋储君之位，朕为了顾全社稷大业，不得已而除之，卿难道不知朕的苦衷？”

“假如建宁王真有不轨之心，广平王必然会心生怨恨，可事实并非如此。广平王每次和臣说起建宁的冤情，无不痛哭流涕，悲不自胜。臣只因决意要走，才敢跟陛下谈及此事。”

肃宗闻言，脸色越发难看，可嘴里还坚持说：“你不知道，建宁曾在深夜潜入广平府邸，企图行刺。”

李泌冷笑着说：“这种话都是出自谗人之口，像建宁王如此孝顺友爱、聪明智慧之人，岂能做出如此卑劣而愚蠢之事！陛下应该还记得，当初您曾想任命建宁王为元帅，是听了臣的谏言，才改任广平。如果建宁真有夺嫡之心，一定会因此记恨于臣，可他非但不记恨，反而认为这是出自臣的忠心，待臣愈发友善。仅此一事，陛下便足以鉴察其心。”

听到这里，肃宗的两行清泪已经夺眶而出。他无言以对，只好连连摆手说：“先生说得对，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有道是既往不咎，